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世無匹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報德 投山左萬里尋親

詞曰：空驚遽，一枝聊借祇林住，祇林住，相逢恰在，受恩深處。膝前孝子年還稚，尋親欲向天涯去。天涯去，千辛萬苦，更慳一遇。

右調《秦樓月》

卻說這老道姑，引著麗容母子，走到佛殿旁邊一間客堂內坐著，果然還有兩個尼姑，也過來見了禮。那老道姑便去泡著三四壺好茶，每人斟了一盞，又跑進去取出兩盤麵餅，兩盤炒米，與他點饑。麗容雖吃不慣這樣東西，因腹中已枵，又不好卻他意思，便吃了些。老道姑問道：「這幾位，都是奶奶一家來的麼？」麗容道：「正是。這就是我兒子，那三個是婢女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奶奶說為官司逃避，不知是甚麼事情？乃挈家而走。」麗容道：「是被奸人詐陷的。」老道姑道：「既奸人詐陷，豈無相公們支撐，卻累奶奶驚走？」麗容道：「我家丈夫遠出，所以勢不能支，要躲到親戚家去。」老道姑道：「令親是城內那一家？」麗容道：「是張蓮峰的兒子張敬峰家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可就是開行的麼？」麗容道：「正是。」

老道姑道：「這張家我最相熟，時常在他行內，向這些客商化燈油、化齋米的。但是那張敬峰做人甚覺刻吝，他奶奶又是個兇悍性兒。前日有個姑娘來家，飯也不留他吃頓，那姑娘要借住一兩天，他夫婦畢竟不肯，生生的辭了出去。只不知奶奶與他是怎樣的親戚，若是骨肉還好，略疏遠的，恐未必肯留？且用飽了點心，我送了奶奶進去何如？」

麗容聽了，半晌不言，乃道：「多謝師父美情，極好的了。那張敬峰是舅舅，雖然至戚，但從沒有與他往來。倘面不相識，辭拒出門，卻怎麼處？」老道姑道：「可還有別家麼？」麗容道：「我父親原是外省搬來的，並沒有第二家親戚。」老道姑道：「論起來，這張家雖然疏闊，母舅還是至親。或者不拒，亦未可知。」麗容道：「但姑娘尚且不留，甥女一發可以見外了。」老道姑道：「若奶奶遲疑，可說個姓名與我，待我先進去報聲。若肯留，才請奶奶進去；萬一見拒，免得被他回頭出門，反不雅相。」麗容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謝不盡，只恐勞你不當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出家人，日日奔馳，何惜這幾步。」麗容道：「他家若不見容，又向何方投奔？好苦！」說罷，竟流下淚來。

老道姑道：「奶奶不必心傷。他家不留，小庵也可暫住。快說個名姓，待我且進去走遭，再作道理。」麗容道：「你只說我是仁壽村金守溪的女兒，丈夫姓干，他自然認得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原來奶奶家姓干，住在仁壽村，可知這村中還個姓干的，叫做干白虹麼？」

麗容聽說，忽吃一驚道：「你那裡認得他？這就是我的丈夫了。」那老道姑聽說，也大驚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竟是恩人之婦了。」連忙要跪下去拜，麗容再三扶定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曾受我家甚麼好處，卻如此感激？」老道姑道：「我姓周，是戚宗孝的妻子。當初我夫婦俱蒙活命之恩，今日得遇奶奶，方是我報恩之日了。」因把前情重複說了一遍。

麗容道：「如此說，是我家害你丈夫身死，怎反說是恩人？」周氏道：「說那裡話。我丈夫觸死，是他一時意氣，如今累乾爺遠配在外，心正不安。」麗容道：「你幾時出家的？」周氏道：「自從丈夫在獄，我衣食無資，便在這裡披剃。喜得與這些施主有緣，倒也豐衣足食。今乾奶奶為著何事，卻如此彷徨？何不說與我知道？」麗容道：「說起來就傷心切齒。總之我丈夫無處不施恩惠，偏是你家夫婦，沒有得甚好處，反這等知恩報恩。」便將陳與權的始末根由，細細述與周氏知道。

周氏聽得分明，乃知是陳與權負心，致乾家母子家破人離，乃咬牙痛恨道：「乾爺待他如此厚恩，他不思報答，也就奇了，卻還下此毒謀，千般陰害。世間有此禽獸，便該天雷打死。莫說讀書中舉，還是衣冠人物，他的心肺，真比豬狗不如。奶奶怎不告他？」麗容道：「我孤身女流，他財勢通神，料不能相抗，故此含忍。況又把人命裝頭，只好一發任其壓制了。」有詩云：

疑團未釋枉驚翔，空向招提謁梵王。

賴得受恩深處好，居停聊許借雲房。

當夜天晚，麗容就在庵中宿了，次日叫周氏進成，往張敬峰家通信。張敬峰因金守溪平日做人慳吝，雖然至戚，並無絲毫往來，今日到落泊了，才來借他依傍，便發話道：「我當日請也請他不來，今日怎勞光降！煩師父對他說，索性往熱鬧處棲身，不要來認我窮舅舅罷！」周氏見說不入，只得回身就走，報與麗容。麗容十分悲歎，周氏勸道：「奶奶不用焦心，小庵雖然荒陋，還可容身。至於三餐食用，都在我身上措來，不費你絲毫掛念。但恐奶奶與小官人受不得清素，卻是不安。」麗容道：「我如此薄命，正欲持齋。況患難之中，敢圖飽飫！只是與師父們並無瓜葛，怎好在此棲身？」兩個尼姑都說道：「出家人以濟人為念，奶奶既無所托，不嫌淡泊，何妨在此久居。再不必謙遜。」麗容見他如此好情，只得住下。

果然那周氏竭力支持，小心供奉，並無少怠。麗容因人口眾多，擾他不便，因將兩個嬌麗丫頭，尋人家變賣。只留個粗蠢些的，在身邊伏侍。這兩個丫頭竟賣了八十兩瓜紋，麗容就將六十兩交與周氏，暫作薪水之費。倘依棲日久，擾用過多，總俟丈夫回家，一總補報。周氏欲待不受，恐他不安，只得接了，把這銀子重重封固，藏在自己箱中，一毫也不妄動。麗容剩這二十兩，卻叫兒子買書觀看。

原來這乾濬郊天性聰明，非常穎慧，年才十三，五經諸史，無不淹貫。兼之苦心績學，曉夜不輟，寒暑靡間，便將母親所授之資，自往坊中買了許多文章書籍，叫人挑到庵中，無明無夜，只是埋頭苦讀。麗容還常常訓誡他道：「你父親披罪在外，未卜存亡。我與你寄食招提，何時是了？今田園家產，一無所存。只望你有個顯達，還可重振家風，故苟且偷生，實望個出頭日子。你須依我教誨，早圖上進，與父母爭口氣兒，不要被陳與權這禽獸欺凌到此地位，便喪志與他。」乾濬郊把母親之言，謹佩在心，果然無一刻少懈。未隔半載，那陳與權依舊不第回家。麗容額手道：「神明有眼。若這禽獸中了進士，還不知怎樣橫行，仁壽村這幾家善良，可不被他膏血也剝盡了！」

真是光陰拈指，日月如梭，乾濬郊與母親在庵，倏忽已是二年。乾濬郊早長成一十五歲，已是文章滿腹，智識過人，便想要去尋親。一日對母親說道：「爹爹一去五年，並無音耗，今已限滿，尚不回家，安否未知，吉凶莫保。為子者痛心飲泣，寢食靡安。兒聞古人有棄職尋親，遠涉萬里之險，終得相遇，況孩兒尚在貧賤，又非萬里之遙。向時幼稚，力不能行；今已成人，豈忍使父親流落於外，我卻安坐於家？意欲奔往山東，尋取父親回籍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麗容道：「遠道尋親，雖是你的孝念，但你從未出門，那知路徑？孩兒去後，教我舉目無親，如何割捨得下！」

乾濬郊道：「路雖遙遠，見父即歸，自不敢淹留於外，使母親懸望。孩兒雖未出門，男子漢志在四方，何愁迢遞？」麗容道：「關山阻隔，跋涉維艱。孩兒輕年懦弱，幾曾慣此風霜？況此時正該銳志功名，以圖遠望，豈可驅馳道路，有荒學業。」乾濬郊道：「功名寶貴，雖極殊榮，但無倫聚會，尤為至樂。若父子不相謀面，雖腰金衣紫，要他何用？」

麗容見他堅心如此，再勸不轉，也沒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你既立意要去，我須強不得你。但手無分文，衣裝路費將何措辦？且單身客路，又無僮僕跟隨，如何是好？」乾濬郊道：「孩兒遭家式微，也顧不得單獨。至於路費，只得沿路寫幾幅字兒賣賣，聊資食用便了。」

有首《賣字詩》云：

亂峰深逕草堂虛，漫擬臨池興自餘。

數載神勞乞米帖，九秋心困換鵝書。

愧無白雪逢人賣，只有黃庭待價沽。

只恐風流輸逸少，當年筆陣更何如。

兩個尼姑見乾濬郊小小年紀，要去尋取父親回家，都極口稱贊道：「小官人如此孝心，真個世間罕有。雖艱難岐路，天也決不負他，與乾爺自然會面。只是沒有路費，卻怎麼處？」乾濬郊道：「若待有了路費方始出門，便非真心尋父了。只家母在此，求師父們早晚照看，我此去便可安心。」尼姑道：「這個何勞小官人吩咐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得奶奶記掛。」乾濬郊道：「此去尋得著父親，不消說就回來的。若尋不見時，那裡論得日子。」

周氏聽說乾濬郊要往山東尋父，忙來問麗容道：「小官人真個要去麼？」麗容道：「他一念孝心，執意要去，我再三留他不住。」周氏道：「難得，難得。在幾時起身？」麗容道：「目下就要出門，只是盤費分文沒有。」周氏道：「沒有盤費，如何去得？」乾濬郊道：「我頗諳字法，此去只以賣字為生，少資行役。」周氏道：「世途荒歉，人面生疏，以筆墨之長，便欲藉為路費，那裡這等穩當。倘沒人要，還是宿在露天好？還是餓著肚子好？」麗容道：「便是。自古道：『家貧不是貧，路貧愁殺人。』這文墨道路，萬一叫不應時，路前路後，將何下落！」周氏道：「不妨。前年蒙奶奶與我那六十兩頭，我原封留著，一釐也不曾費用。如今將來與小官人做盤費何如？」

麗容吃驚道：「這是我與你作日用的，如何不使？終不然我母子三口，白白擾你不成？」周氏道：「奶奶講笑話。你是我家恩人，難道這粗茶淡飯，就值得供養，卻要你自備不成？」說罷，便到自己房裡，從箱中取出銀子，雙手送還麗容。麗容抵死推遜，周氏那裡肯收？倒是乾濬郊說道：「既蒙一片好情，難以固卻，便暫且借用，總俟我尋了父親回來，加意圖報便了。」麗容只得接著，付與兒子收好，向周氏謝道：「你待我如此恩深，他日自然相報不淺。孩兒此番尋得父親回來，與我有重見之日，便在此地起造大殿，裝塑如來，供養你終身，決不敢負。」

當下乾濬郊拜別母親，並謝了周氏與兩位尼姑，即收拾鋪陳出門。麗容執手囑付道：「你年輕不諳世故，每事務要小心，與人相處，好歹未知，必須仔細。若路頭不熟，只問老成人，自然指點。曉行晚宿，定要隨眾，不可趨程太急，以致離群。路上風霜最烈，身子善自調護。見了父親，速速就歸，切不可淹留別境，使我懸念。」乾濬郊泣拜道：「途中事情，孩兒自能謹慎，無煩母親諄囑。倘蒙天佑，早見父親，自然即返，何敢淹滯！母親但請寬心保重，勿為孩兒掛懷。」麗容道：「只願你此去路上平安，我心才可稍慰。」母子兩人大哭而別，周氏與尼姑亦俱墮淚。有闕《沾美酒》帶《太平令》的北曲云：

羨英年孝義高，拼生死報劬勞，萬里尋親不憚遙。風霜裡伴漁樵，崎嶇處對山魈。雖然是冤深未報，只因那恩厚難消。況當這五年顛倒，敢忘卻三年懷抱。俺呵，為思親，魂勞夢勞。顧不得山遙水遙，呀，待歸來與椿萱傍老。

且不提麗容與周氏苦苦記掛，卻說乾濬郊別了母親，匆匆上路，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餐，雖兩雪載途，虎狼當道，也毫不畏懼。兩三個月，才趕到了山東地面，無論府州縣境，凡是有驛的所在，俱細細挨問，卻並無音耗。今日東往，明日西來，尋了數日，竟不見有父親的名字。眾人都憐他孝心，便問是那裡人？幾年上發配來的？乾濬郊一一說了，眾人道：「既是南雄府配來，一定在濟寧驛裡，或在臨清也不可。你須到這兩個驛裡去問，自然有個下落。」乾濬郊道：「為何曉得畢竟在這兩處？」眾人道：「從來廣州、南雄這幾府的犯人，都發到這兩個驛裡安置，並沒有發在別處去的。」

乾濬郊聽了，不勝之喜，連忙趕到臨清，細細問了一遍，又無影響。只得再往濟寧驛裡，逐名挨查，那裡見個父親的影兒。乾濬郊好不著急，想道：「我父親明明配到山東，為何偏尋不著？除非發在別處，也不可，總是拼得辛苦，各府各縣遍地挨尋，少不得自然見面。」便又離了濟寧，不管東南西北，凡是山東境內大小州縣，逐驛細訪。看看尋了一年，把通省驛遞盡皆走遍，將百萬驛夫，盡皆識認，單單認不著父親的面。此時盤纏已竭，衣履都穿，尋既無路，歸又乏資，進退不能，心如刀割，只放聲大哭。

看官，你道當初干白虹既然配到山東，少不得只在這幾個驛裡，如何再尋不著？或徒限滿了，發放回籍，已不在山東？然驛裡這些驛夫與干白虹同事五載，提起姓名，誰不曉得？為甚偏沒下落？原來有個緣故。

昔年干白虹配到山東，原在臨清驛裡擺站。只因生平肝膽豪俠，雖身為罪犯，那剛果之氣，依然不減。是時臨清驛丞姓畢，是個痲痢，綽號叫做畢癩頭。從衙門人出身，是個貪鄙小人，在這些驛夫面上克些口糧。積了兩年，叫兒子在外放放私債，盤些利息，又在驛邊左近，買了五十畝田地，卻不肯租與佃戶，又不捨得僱人，只叫那些驛夫耕種。可憐這幾個徒犯，遇了官府往來，扛箱擺站，不勝勞苦；略一空閒，又要到田裡做工，不許他一刻安息。到秋成之後，這畢癩頭把田中籽粒，盡收入己，那裡有一升半合，分與眾人。連日逐的糧米，還只給與他十分之七，那三分也把來自己養妻子了。隨你窮冬烈日，也不一毫體恤，驛夫無不怨恨。

是年天時亢旱，田中苗稼漸欲枯槁，因又不通水路，乾涸異常。畢癩頭恐怕秋成無望，終日叫這些徒夫挑水灌溉。又恐他虛應故事，叫家人畢勝執棍督催，略一躲懶，便隨後亂打。正當酷暑烈日之中，一日挑水到夜，好不苦楚。

干白虹配到山東，恰值亢旱之日，才進驛裡，便派了一副水桶，也要他挑水。干白虹便問眾驛夫道：「你們日逐挑這些水，與你多少一擔？還是計日算的？」眾人道：「挑便挑了，那裡有甚東西！」干白虹道：「既沒有工價，想是等收成後，一總派些米了？」眾人道：「怕你要吃麼？連我們的口糧，也前年的欠到今年，今年的又拖到明年，都不肯清哩。」干白虹道：「驛遞乃朝廷的錢糧，如何容他扣克？」眾人道：「糧米在他手裡發放，縱知虧減，也沒奈何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口糧既不全給，做工又無工價，若叫你挑水，不要作準他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他是個官兒，我們徒犯，如何拗得他過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屁的官兒，不過是個老蠢罷了。我們雖然犯罪。也還勝他三分，難道任憑驅遣，不容我做一分主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你既說混話，不見他差個管家押著，稍稍違拗，便要打哩。」

正說不完，那畢勝走到眼前，便向干白虹喝道：「你不去挑水，卻在此講閒話，想要討打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你們要田地熟，收米受用，不僱些人手種作，卻要我們勞力。從來驛遞徒役，只是承應官府往來，怎麼與你擔水？」畢勝怒道：「這些眾人，常年在此服役，並無一言。你這囚徒，才到驛裡，偏有這許多話說！」干白虹道：「肯做的就做，不肯做的也只索由我，難道奉旨派定要做工的麼？」畢勝道：「犯了罪，配到這裡，自然要驅使的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我犯了罪，配來擺站，不配來挑水。」畢勝道：「老爹要挑，怕你不去！」干白虹道：「我沒有誤甚公事，你老爹雞巴也管我不著！偏不去挑，看你奈何了我！」畢勝罵道：「好潑野囚徒，敢這等無狀！」便舉起木棍，兜頭打來。

干白虹不慌不忙，用手輕輕接住，反把畢勝攔背幾根，打得撲倒在地，哼也哼不出來。眾人都上前求勸，方才住手。那畢勝就如打不死的惡狗一般，叫疼叫苦的扒了進去。干白虹怒還未息，暴躁如雷，把眾人的水桶扁擔，逐一踹得稀爛，還趕到田裡將這五十畝的苗稼，不勾兩個時辰，搗得寸草不留，光光剩一片空地，方才叫聲燥脾，氣昂昂的跑到酒肆裡吃酒散悶去了。倒驚得那些眾驛夫，魂也不在身上，一個個爭先救護，那裡阻擋得住？都嚇得面如土色，捏著兩把冷汗，抖個不了。惟干白虹豪呼快飲，怠傲自如，略無畏懼之色。只因這番使氣，有分教：

積害一時除，多情千里遇。

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

未知干白虹既打傷了畢勝，又拔死了這五十畝官田稻子，那畢癩頭曉得，自然氣惱，畢竟不肯干休，定還把他怎生處置，不知干白虹可脫得這禍端麼？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